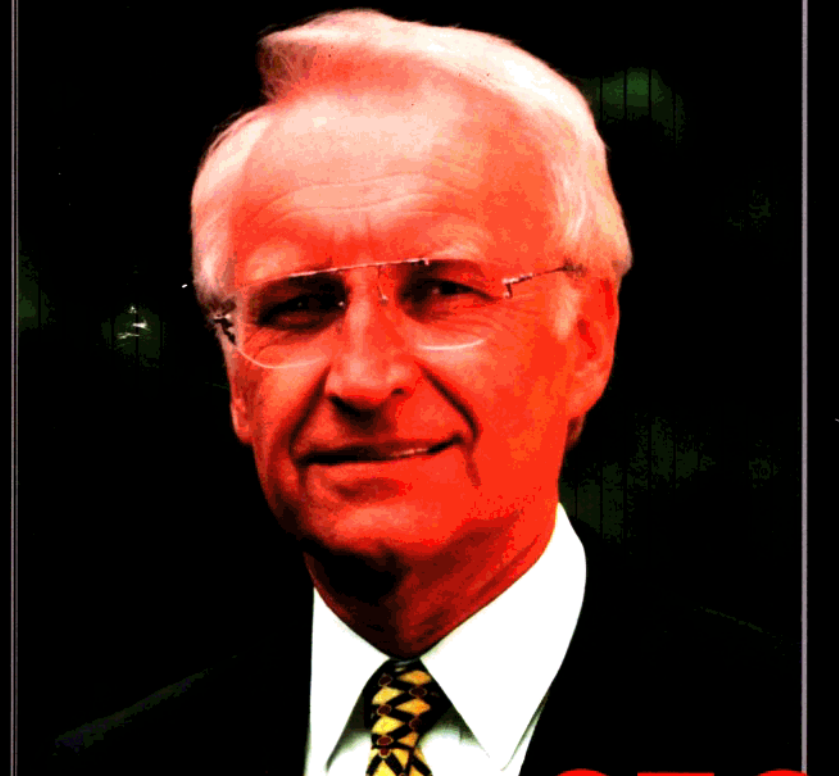




德国政坛CEO

施托伊伯

王建政 肖含 胡北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王建政，1954 年生于上海，198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工作十多年，现在国防部奉职。著有《德国新总理施罗德》、《从总书记到阶下囚》、《科技鼯鼠——新生代间谍》等书。译有《起点与终点——前东德总理回忆录》、《最后一道命令——前东德国防部长回忆录》、《魔鬼的眼睛——以色列情报组织莫萨德》等书。

肖含，1975 年生于山东，1997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曾在德国工作数年，现在外交部奉职。著有《克林斯曼传》和《贝肯鲍尔传》，译有《卡夫卡》。

胡北，1973 年出生，1995 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在德国工作数年，现在外交部奉职。

目 录

第一章 流火的童年

- 1 爷爷是王室御封的澡堂老板
- 3 关于家世的一场风波
- 6 父亲曾因“历史问题”而被英军关押
- 9 修道院幼儿园里培养出来的大官
- 11 母亲是阿登纳的崇拜者

第二章 青少年时代

- 14 中学里的初恋
- 16 “火车上的抄袭小组”
- 17 留级之后浪子回头
- 19 铁杆球迷技术平平
- 20 现场评球口若悬河
- 22 青少年时代很少过问政治
- 23 全班第一个穿牛仔裤
- 25 高中毕业后主动报名参军
- 26 慕尼黑大学寒窗苦读

28	他在政治辩论中显露口才
29	他选中的傅号也叫施罗德
31	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第三章	爱情与家庭
33	二见钟情
35	构筑爱巢
36	爱文件不爱美女
37	希望妻子安心理家
39	严厉的父亲
41	慈祥的外公
第四章	初涉政坛
42	挂名律师
43	善结人缘
45	广交朋友
46	一点儿也不摆大人物的谱
48	出色的辩才
51	政治加速右倾
52	与左派学生对若干
55	第一个政治楷模是斯陶芬伯格
第五章	进军州府
57	第一位政治引路人是施特莱伯
59	从秘书到办公室主任
61	州议员候选人资格争夺战中涉险胜出

64	向州议会发起冲击
68	终于有机会接近“政治教父”施特劳斯
69	州议会的后排议员
73	为取悦选民而反对裸泳
74	关注第四部落
第六章	出任总书记
78	少壮派出书言志
80	在施特劳斯那里挂上了号
83	出任基社盟总书记
85	与施特劳斯的“关系密而不亲”
87	“施特劳斯的话就是我的政治纲领”
90	勇当施特劳斯的挥雷针
92	抨击社民党是“红色法西斯”
96	批评左派文人是老鼠和苍蝇
第七章	鼎力护主
99	力保施特劳斯出任总理候选人
104	施特劳斯教诲他不要与经济界交恶
106	1980年联邦大选失利
109	施托伊伯遭到清算
112	进入州政府
114	施特劳斯对他的信任几近盲目程度
118	维护巴伐利亚特色
120	坚决反对堕胎

第八章	铁腕部长
125	施特劳斯死后出任内政部长
128	主张严格的外国人政策
132	修改避难法
134	“绝大多数申请避难者都是经济难民”
136	与极右的共和党争夺选票
139	购买前东德安全部的黑材料
141	力主基社盟东扩
145	为公司广告写前言
第九章	基社盟储君
149	魏格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施托伊伯
152	党内的王储
154	“施特莱伯必须离开”
156	天下没有免费乘坐的汽车
160	州长之争
第十章	当选州长
165	如愿以偿
167	新官上任先拜谒政治教父
168	新党纲理论先行
170	“未来就是高科技”
170	“廉洁政客”
173	大力普及手提电脑
174	高魏勒丑闻

176	高魏勒报复抖出旧案
179	反对科尔的欧洲政策
182	在欧盟公开批评科尔总理
183	巴伐利亚人选择了施托伊伯
第十一章	连任州长
186	社民党内耗贻误战机
187	向失业顽疾开战
189	经济优于环保
192	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
195	巴伐利亚对欧盟说“不”
196	德国的贝鲁斯科尼?
200	基尔希媒体公司的发家神话
201	为小百姓说话的政治家
202	从反对迁都到捷足先登
205	欧元怀疑者
206	与魏格尔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第十二章	再任州长
209	接任基社盟主席
211	打造基社盟的新形象
213	反对“双重国籍”
215	事必躬亲招来非议
216	在联盟党内的地位上升
219	为基尔希公司输血

第十三章 总理候选人

- 221 他有当总理的能力
- 223 基民盟的女主席
- 224 何人出任总理候选人?
- 225 施罗德总理盛极而衰
- 227 谁是大哥, 谁是小妹?

第十四章 选战风云

- 230 施托伊伯首战告捷
- 231 社民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惨败
- 232 基尔希传媒让中国球迷虚惊一场
- 234 施托伊伯与施罗德联手救助
- 236 校园凶杀案引发家庭政策之争
- 237 第一次电视辩论
- 238 施罗德总理染发风波
- 240 王全给施罗德添乱
- 240 两大党相继召开党代会
- 242 施托伊伯的影子内阁
- 244 世界杯足球赛事中争夺球迷
- 245 社民党最后冲刺提前击鼓

第十五章 与总理宝座擦肩而过

- 247 施托伊伯与施罗德首次新闻交锋
- 259 第二次电视辩论
- 261 施托伊伯夫人参与新闻战争

270	痛失大选
第十六章	再度冲击
273	施托伊伯给本书作者写来回信
276	“非典”期间再次访华
279	再度高票当选党主席
280	200 场竞选活动确保高票连任
281	以三分之二高票当选州长
282	施罗德表示要坚持既定路线
283	施托伊伯再度出任联邦总理候选人?
附件 1	
285	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福利
附件 2	
304	施托伊伯生平大事记

第一章

流火的童年

爷爷是王室御封的澡堂老板

20 世纪 40 年代初，饱经沧桑的欧洲大陆烽烟弥漫。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名叫欧伯奥多夫的小镇却宛如世外桃源一般，迄未受到战火的纷扰。从地理划分看，这个小镇属于德国上法尔茨地区，位于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县境内，在该州首府慕尼黑市东南约 80 公里处。欧伯奥多夫小镇山清水秀，气候怡人，是德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区“阿尔卑斯山之路”的起点。

1941 年 9 月 28 日，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接生婆从屋内跑出来，满面笑容地对守候在门外、神情紧张的男子说道：“儿子！是一个儿子！”

埃特蒙德·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新生婴儿的父亲，一名家底还算殷实的巴伐利亚建筑代理商，不禁长吁了一口气，脸上顿时显出满足和欣喜。

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的祖上是德国上法尔茨地区施瓦岑菲尔德（巴伐利亚州境内）人。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的父亲，也就是刚刚出生的小施托伊伯的祖父，曾经营过一家澡堂，集洗澡、理发和简单身体护理为一体，被巴伐利亚王室御封为“王宫特准开业的澡堂老板”。

在兄弟姐妹9人之中，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排行老五，是父母母亲生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一家企业的经理，又给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增添了4个同母异父的弟妹。

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生长于乱世之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法尔茨地区经济萧条，老百姓生计艰难，纷纷出门另谋生路。刚刚结束经销商职业培训的格奥尔格·施托伊伯也赶上了这股“外出打工潮”，来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德国莱茵地区“碰碰运气”。

初来乍到的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勉强能够独立养活自己。虽然事业上并无太大进展，但却意外地交上了“桃花运”，认识了“性格有些冷淡但十分贤淑的金发女郎”伊丽莎白·齐默尔曼。

伊丽莎白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多马根市，她的父亲老齐默尔曼是一名酿酒师。

当年，伊丽莎白在德国老牌的“拜尔公司”当一名实验室化验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格奥尔格·施托伊伯被建筑公司老板派到拜尔公司从事建筑安装工作。两人从此得以相识并进入热恋，不久后便结为一对患难夫妻。

在这个健壮的男婴降临到人世之前，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和伊丽莎白已经有了两个爱情结晶，美中不足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汉娜罗尔和希尔克—安娜。在保守封闭的巴伐利亚山区，如果没有一个儿子支撑门户，就会被人瞧不起，老来也会无所依靠。因此，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做梦都盼望着能够生一个儿子。现在，上帝保佑！让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终于心愿得偿，喜得贵子，他自然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孩子刚刚满月，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和伊丽莎白便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抱着小施托伊伯到罗马天主教堂接受洗礼。当年施洗的神父向人们讲述说，小施托伊伯受洗的过程可不同于一般的小孩：正当他一手捧着小施托伊伯，一手将圣水浇到这个孩子头顶上的时候，小施托伊伯突然从他的手中挣脱，“噗通”一声掉进了圣水盆里。当众人手忙脚乱地将他抱出来的时候，小施托伊伯已经全身透湿。神父连忙安慰大家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全身有了圣水的护佑，可保小施托伊伯今后不受任何伤害。

爱子心切的格奥尔格·施托伊伯不仅让自己惟一的儿子继承了施托伊伯的家姓，同时也把自己名字的前半部分“埃特蒙德”传给了小施托伊伯。于是，这名受洗的新生儿便有了自己的名字：埃特蒙德·施托伊伯。

关于家世的一场风波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上曾经流传过一段有关施托

伊伯的“出生地之谜”。事情的起因是：1995年6月的一天，德国多马根市教会负责人福克斯出差来到巴伐利亚。在一次活动中，福克斯偶然遇见了当时已经担任巴伐利亚州州长的施托伊伯。两人曾有过一面之缘，在寒暄过程中，福克斯无意间问了施托伊伯一句：“你对多马根市还有什么印象？”施托伊伯正在兴头上，想都没有想，就回答说：“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福克斯如获至宝，回到多马根以后，立即在当地报纸上撰文称：“统治巴伐利亚的原是一名多马根人！”文章还介绍说，施托伊伯的母亲伊丽莎白在多马根生活多年，并曾经在一个名叫彼得·朗格尔的鞋匠家里当过保姆，鞋匠的孩子最喜欢吃她做的“牛奶粥”。

惯以披露小道消息而出名的德国《星期日图片报》也火上浇油，刊登文章指出：施托伊伯其实是“半个巴伐利亚人”，因为施托伊伯的母亲是莱茵地区人，而不是出生于巴伐利亚，所以施托伊伯不能算是“地道的巴伐利亚人”。

在这些消息的带动下，有关施托伊伯出生地的各种传闻不胫而走。有人猜测说，施托伊伯身材高大，年轻的时候一头金发，这都是德国莱茵地区人的典型特征，而巴伐利亚人一般都是矮小身材和棕色头发。

有人问道，施托伊伯的二姐叫作希尔克—安娜，这个名字听上去怎么不像巴伐利亚人呢？

甚至有人断言，施托伊伯应该算是莱茵人，只是因为妻子卡琳是巴伐利亚人，所以才被允许拥有巴伐利亚州籍。人们还借此开玩笑说，施罗德总理的现任夫人也是巴伐利亚人，那么施罗德也有权要求取得巴伐利亚州籍。但是，施托伊伯州长目前绝对不会批准施罗德加入巴伐利亚州。如果施罗德在大选中败在施托伊伯手下，从此退休不搞政治，而且还要穿上巴伐利亚民族服装来

当面央求施托伊伯，施托伊伯或许会考虑让施罗德成为巴伐利亚公民。

看到这些报道和猜测，多马根人无不欢欣鼓舞。可是家乡观念异常浓厚的巴伐利亚人却不干了。如果他们的州长施托伊伯真的是一名“外省人”，对巴伐利亚人的自尊心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施托伊伯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让自己的发言人发表声明，以澄清事实：“虽然施托伊伯州长的母亲生于多马根市，施托伊伯小的时候也曾在外祖父家里生活过8到10天的时间。但是，施托伊伯州长的出生地是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县欧伯奥多夫镇，这一点无须置疑。”

后来，人们经过进一步查实才发现，1908年，施托伊伯的母亲伊丽莎白的确出生于多马根市。但是，她的祖籍也是巴伐利亚，因为伊丽莎白的父亲老齐默尔曼出生于巴伐利亚州施万多夫县的那堡镇，距离施托伊伯父亲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的老家只有10公里之遥。与格奥尔格·施托伊伯一样，齐默尔曼一家也是因为生计原因才从巴伐利亚迁往多马根市，凭借巴伐利亚啤酒的酿造技术在当地站住脚跟的。

根据多马根市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材料，伊丽莎白·齐默尔曼与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结婚后，于1940年3月26日离开多马根市，迁往巴州欧伯奥多夫。此时离小施托伊伯出生约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也意味着，格奥尔格·施托伊伯与伊丽莎白是在欧伯奥多夫孕育并生下小施托伊伯的。

当然，最有力的证据当属施托伊伯本人的出生证，出生证上明确写着签发地点是欧伯奥多夫。如果以出生证明为标准来衡量，那么施托伊伯毫无疑问应该是一名纯正的巴伐利亚人。

关于施托伊伯一头金发的来历，他的一位伯母介绍说：“这

是家庭遗传的结果。施托伊伯的祖母头发雪白。我的先生，也就是施托伊伯的伯父，也是浅黄色头发。施托伊伯的母亲则是金黄色头发。施托伊伯一家的所有孩子几乎都是如此。”

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有关“施托伊伯是不是100%的巴伐利亚人？”的争论才逐渐宣告平息。对那些后来仍然揪住这个问题不放的人，特别是自己的政敌，施托伊伯反击道，如果以是否全心全意为巴伐利亚人履行自己的职责来衡量，他应该算得上一个“150%的巴伐利亚人”。

父亲曾因“历史问题”而被美军关押

直至今日，包括施托伊伯的传记作家在内，人们对他小时候的事情知之不多，所掌握的极少一点情况也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得来的“第二手材料”。施托伊伯及其亲友对自己的家庭历史一直讳莫如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与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有关。

在德国媒体再三追问下，施托伊伯对外界透露说，二战期间，他的父亲曾和当时绝大多数德国男子一样“参战”。1945年，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成为美军战俘，1948年才从战俘营归来。父亲归来的那一天，施托伊伯的两个姐姐兴奋地喊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施托伊伯闻声走到窗前，看见门口站着一名陌生的男子，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施托伊伯称：“那是我记事以来首次见到父亲。我是一名幸运儿，因为父亲没

有在战争中牺牲。”

但是，根据熟悉施托伊伯家庭历史的人介绍，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在二战前后的历史远没有这样“简单”和“清白”，这正是施托伊伯不愿向人提起往事的原因所在。但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有些情况他自己可能的确不知道。

1940年，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和伊丽莎白之所以要搬迁到欧伯奥多夫，实际上是由于他工作调动的原因。

成婚之后，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的前途似乎也变得光明起来。那时候，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所在的建筑公司——萨格尔和沃尔沃合伙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慕尼黑最大的建筑公司。因为接受过经销商的职业培训，格奥尔格·施托伊伯由一名工人被提升为“小职员”。该建筑公司与纳粹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承建了纳粹的一项重要工程。该工程是修建一条公路，一直通往巴伐利亚州苏德菲尔德山区——德国党卫军的度假基地。就在这个度假基地往东约1公里处的一座山峰上，设有希特勒的重要战备工程，包括防空洞和防空火炮阵地。这是希特勒亲自下令修建的“阿尔卑斯山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是在战局不利时退守深山，与盟国负隅顽抗。二战后期，还有传言称，希特勒正在巴伐利亚山区制造“秘密武器”。

参加公路建设的除了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所在的公司以外，还有“帝国劳动局”强征的纳粹劳工以及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关押的政治犯和犹太人。

除此以外，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很早就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也称纳粹党）组织。也有人称，格奥尔格·施托伊伯虽然崇拜希特勒，但对他的野心并不完全赞同。当希特勒公然向欧洲之外的美国进行挑衅时，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对希特勒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他经常感叹说：“这可如何是好呀！德国要

完了。”

15岁的时候，施托伊伯本人也曾通读过希特勒在狱中撰写的《我的奋斗》一书。读完后，施托伊伯非常不解地问他的父亲：“希特勒在这本书里详尽地描述了他的目标，难道你们没有读过这本书吗？你们不知道希特勒要干什么吗？”格奥尔格·施托伊伯冷冷地回答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差了，在希特勒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点希望。”对此，施托伊伯后来也表示能够理解：“我父亲出生在非常贫困的上法尔茨山区，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就业机会，也没有什么改善自身生活和经济状况的可能性。”

由于这项公路工程在山区展开，耗时很长，建筑公司需要派一批工人和管理人员长驻工程所在地。出生在巴伐利亚上法尔茨地区的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成了一个当然的人选。

因为要参加希特勒战备工程的建设并具有纳粹党员的身份，格奥尔格·施托伊伯被特许留在国内，没有到前线直接参加战争。尽管如此，当战后美军占领巴伐利亚以后，格奥尔格·施托伊伯被人告发，被美军关押起来。具体关押在什么地方，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据估计，格奥尔格·施托伊伯极有可能作为一名纳粹分子接受了美军的“教育改造”，而并没有被送入真正的“战俘营”。1948年，当德国“非纳粹化”进程基本结束后，格奥尔格·施托伊伯也被遣送回家。

在欧伯奥多夫小镇，人们至今还保守着一个“公开的秘密”：格奥尔格·施托伊伯除了被美军关押以外，还曾卷入过“黑市交易”和一桩“纳粹黄金案”。德国战败前，在希特勒命令下，德国纳粹曾在欧伯奥多夫附近储藏了大量物资和黄金。可在战后，这些东西不翼而飞，根据当地人的猜测，这些黄金和物资可能被当地的主要纳粹分子瓜分一空。战后有关当局曾立案对